



在乡间偶尔还能见到久违的镬焦(顾玮 摄)

镬焦碎碎念

回味

黄志昌

镬焦，学名“锅巴”，它是焖饭时紧贴着镬的焦了的一层皮。所以，宁波一带百姓称其“镬焦”，十分贴切。

镬焦是我童年时的最爱，那种纯正的脆爽夹带着母亲身上的味道，时常在我的鼻子四周萦绕。说到镬焦，是有大小之分的，一般地说，单身户用小灶小镬，中户人家用尺八镬，大户则用小二尺或二尺镬。农家老灶头，烟囱伸到屋檐口，靠里边的置大镬，烧猪食；近外边的小一点，煮饭兼烧菜，中间夹一汤罐，汤罐水烫酒又洗脸，家家如此。烧饭时，母亲围着土灶忙，我也跟着母亲转；母亲在灶台上下米蒸菜，我在灶底添柴生火，是一个闲不住的小帮手。不多时，看到镬盖边沿“噗噗”作响，冒出“雾”气，母亲叫暂停添火，让镬中之米再胀一胀。过数分钟，再添几把柴火透一透。稍倾，镬盖内就会窜出香来。那灶洞里的火虽已停熄，但火星子还在，温度很高，镬内的米饭在炭火的炙烤下，便愈加喷香，里面的镬焦也自然形成了。

盛饭时，镬焦最初是不露庐山真面目的，只是在四周的镬沿露出隐隐的“裙边”。当所有的米饭被盛走后，它才灿烂惊现，静静地等待你的贪婪目光。好的镬焦，色要金黄，嚼动起来酥脆。我母亲可以说是村子里煮镬焦的高手，同样的大米煮饭，母亲煮成的镬焦比别入多，味道也比别入的好。为这事我曾问过母亲，怎样才能煮出好镬焦？母亲对我说：“最重要的是在焖饭时，灶洞内的炭火要拨散开，不要只堆积在中间，让边边的镬焦也能受到火的热度。饭盛起来以后，镬焦要留在镬内，让灶洞里的炭火慢慢地烤干镬焦里的水分，这样镬焦才会变脆变成金黄色。如果灶洞里炭火不够旺，也可以烧几小把稻草。”其实，这些操作，并非按时按秒来计算，全凭个人积累的经验把握。如果条件许可，在镬焦上洒点油盐，镬焦会更香脆。有一

次，母亲刚熬完一钵头猪油后，立即下来煮饭，煮成的镬焦不用花大力气，轻轻地一铲，一大张镬焦就起来了。我央求母亲先别弄碎，用手托起来戴在我的头上。我跑到挂镜前一照，笑得合不拢嘴，镬焦就像一顶金黄色的大毡帽，好长时间我不肯拿下来。

母亲还会把镬焦弄出许多花样来。有时把镬焦捣碎成粉粒儿，放点糖精，盛到罐子里，叫我舀着吃；有时把镬焦铲起来，平放在手心里，放点笋丝咸菜的馅儿，裹起来捏成团，称其“镬焦团”，吃起来味儿确实美；有时弄成镬焦片，用纸一包，放进我的口袋，叫我读书饿了，可以随时吃；我父亲喜欢吃软食，母亲把镬焦弄碎，放点汤罐水，再用柴火烧一烧，就成了“镬焦泡饭”。镬焦泡饭真好吃，糯而带一点柴火香，颇有特色。母亲自己从不吃镬焦，其实不是不想吃，而是要把这数量不多的好东西省给父子俩吃，尤其是儿子的。

那时候家里穷，孩童哪有零食，唯一不需要花钱却能当零食吃的就是镬焦了。我经常在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里放些镬焦，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解馋。后来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说是“吃饭不要钱”，家里的老灶头扒了，铁镬卖了，连灶间的泥土也挖了去当“火烧”(大办化肥厂时的原料)，于是那金黄脆香的镬焦成了梦中之物。

几年后，粮食形势有了好转，家里又垒灶生火做饭了，孩童们又能闻到久违的镬焦香了，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二婶家与我家中间隔着一条溪，平时往来必须过一条墩埠。有一年夏天，母亲到二婶家串门，回来时二婶送一钵镬焦于她，说是给我吃的。哪知下了暴雨，溪水猛涨，淹没了墩埠。当母亲跨第三档墩埠时，一不小心，掉到下方的深潭里。碗破了，镬焦也冲走了，险些连命也没了，幸亏有孝荣叔叔看到，跳进水里救起了她。事后我大哭一场，味道也以后再也不能吃了。

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老灶铁镬已远离我们的生活，电饭锅煮饭再也做不出诱人的镬焦了。只有在少数的农家乐里还能见到它的芳容，让我们回味旧日的滋味。

“华园”芳华一曲尽

掌故

车厘子

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而开在宁波闹市区的老牌酒店亚洲华园宾馆，最终没能熬过这个寒冬，正式对外宣告停业。宾馆大堂墙上天气预报牌显示的最后日期，永远地定格在了2017年12月8日——距离1987年宾馆开业，时间已经过去整整30个年头。

在2017年底无意间读到《宁波晚报》上题为“亚洲华园宾馆悄然落幕”的整版报道时，我突然心头一紧，就这样永别华园宾馆了吗？

我生平其实只去过一次华园宾馆，那也已是小时候的事情，却至今记得。老家在慈溪的我，家族中有位长辈早年间办实业发了大财，差不多成了当时镇上的首富，后来索性举家迁到宁波定居。有一年，长辈一家宴请亲友，酒席就设在华园宾馆，我们这班平素极少进宁波城的“乡下”亲戚，那一回干脆包了辆中巴车集体过去。我们当然不晓得

华园宾馆在当时宁波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更不会意识到能在这里摆酒就说明做东者的实力，只单纯觉得宴会厅宽敞气派，酒桌上的菜好吃更不用说——那个年月里，一般人上高档酒店吃饭，实在是极罕有的事。这是我唯一一次去华园宾馆，想不到也成了最后一次。

现在想来颇有遗憾，我到海曙区工作也已有些年头，时常会路过马园路271号的华园宾馆，却总没有发兴进去看看，每次匆匆一瞥，瞥见门前“亚洲华园宾馆”六个鎏金繁体大字在阳光下闪耀。事实上，我一向把华园宾馆认作“花园宾馆”，因古文中“华”“花”同字，而宾馆名称的英文翻译也确实用的是“Garden”一词，更何况宾馆外墙上贴着的Logo也是一朵花的图样。这座曾经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到底敌不过30年风吹雨打。

渺小如我，与名噪一时的华园宾馆交集大概仅此于此，只是没想到后来还能机缘巧合认识宾馆的第一任中方总经理程浦老先生。因他有这个重要职务，所以即便已退休多年，我们见到

程老先生，依然习惯恭敬敬叫他一声“程总”。程总年近八旬，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他生于上海，家境优渥，自幼热爱文艺，尤其痴迷苏州评弹，可以说是上海的书场里“泡”大的。不单是老听客，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自学弹唱，“七煞档”全揽于耳，可谓名票。1965年大学毕业后，他到宁波工作，直到1999年从华园宾馆退休。宁波在江南地区算是苏州评弹能流行的最南码头，至今宁波还有一处评弹书场硕果仅存，那就是城隍庙边的“民乐书场”，程总也曾在那里办过专场演出。平常每个周日的上午，程总会带着一帮相识多年的老票友，聚到他家小区的活动室，一起切磋交流评弹技艺，他们也组成了宁波目前唯一的评弹票友社团——宁波联谊评弹票房。我正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进入社团，初次见到票房的核心人物程总，得知他退休前的身份后，更是肃然起敬。

程总方颐大口，气度非凡，但毕竟年岁不饶人，患有多年眼疾，视力大损，前些年又动了椎间盘手术，更是不利于行，日常走路需人搀引，但只要一抱起琵琶或三弦弹唱，他就立时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老人们围坐一桌，弹唱之余，当然还要“讲大道”，程总也时常会跟大家讲起他在华园宾馆任职时遇到的逸闻趣事。自不消说，作为总经理的他，当年在那儿接待了多少位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要，以及“宁波帮”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等商界巨子，他还接待过不少影视明星。有一次，因电视剧《渴望》而成名的女演员张凯丽入住华园宾馆，在招待酒席上，大家提议唱歌助兴，凯丽老师就主动请程总对唱，点是黄梅戏《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本以为程总不会，没想到多才多艺的程总张口就来。

作为年轻人，如今坐在活动室里听老人们弹唱，我心底会莫名涌起一阵伤感。特别是当程总唱起他的拿手曲目《剑阁闻铃》杨调开篇时，听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唱着“天宝遗事”，再联想到华园宾馆的结局，总不免有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错觉，又或是“江南逢李龟年”的沧桑感。这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芳华，也是一个时代的芳华。

“卫所”功臣：汤和与方鸣谦

老照片

桑金伟 文/摄

在汤和的近40年戎马生涯中，主持筑建浙江沿海卫所城，只是他一个小小的功劳。但后人在回顾家乡的建城史时，筑建卫所城却是值得记写的大事，而要梳理这段历史，就绕不开汤和这个人，特别是宁波现今辖地中的4个卫和9个所，都与汤和相关。

《明史》有《汤和传》。汤和(1326年—1395年)，字鼎臣，濠州钟离人(今安徽凤阳东乡东湖村)，是辅佐朱元璋夺得天下的十大开国功臣之一。其幼习弓马，武艺高强，勇冠一乡。1352年汤和率族众投郭子兴领导的濠州义军反元，并推荐童年好友朱元璋也参加了起义军。以后他为建立朱家王朝征战大江南北，屡建奇功。洪武十一年(1378年)，晋封汤和为信国公，参加商议军国大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思路特别清晰，他认真且谨慎地听从资历和年龄比自己低的老乡朱元璋指挥。元朝灭亡后，他是第一个主动交出兵权的将领。这一切暗示皇上，自己功成身退，只想做个凡夫俗子。他的表现令朱元璋大为放心，据说明朝的34位开国功臣，只有4位免于杀身之祸，汤和是其中之一。

洪武二十年(1387年)，已告老引退的汤和应太祖之请，出巡山东、浙江沿海负责备倭，主持筑建卫所城59处，使倭寇不敢轻犯，并为以后嘉靖年间更惨烈的抗倭斗争提供了基本设施。汤和所筑的沿海卫城比较坚固，浙人凭此赖以自保。

考查宁波现今的13个卫所，洪武二十年营建得最多：新建6个、升建2个、迁建1个。不少地方文史资料记载，筑城时汤和来过当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汤和以年迈为由请求告老还乡；又两年，汤和因病失声，太祖亲临探视后同意他返回故乡；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汤和病势加重，不能站立。太祖见他，用手抚摸着他的脸，想与细叙家乡故旧及理政之艰。汤和已不能对答，只是不停地叩首。翌年八月，汤和病逝，享年69岁，后追封为东瓯王，谥号襄武。

汤和墓位于安徽蚌埠市龙湖北岸的曹山南麓，墓室是一座大型砖石券券式建筑物。墓前神道长200多米，两侧有石人石马：跪羊坐狮相对而立，文臣拱手执手执圭，护卫甲士肃穆英俊。足见朱元璋对汤和的看重。

后人为了表达对汤和的思念之情，往往立庙祭祀，那么，东南沿海究竟有多少汤和祠庙？我无法统计，只知道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城村的汤和庙最为有名。它坐落在宁城村十字街头，系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七间三



进。殿侧悬挂着《民族英雄信国公列传》，其内容与《明史·汤和传》基本相同，只是在爵名前加了“民族英雄”的尊称。

据当地老人介绍，汤和离去后，留下海防军在宁村所城落户，世代繁衍。后世为缅怀汤和为民平倭的功绩，户立牌供奉，春秋二度祭祀。自立汤和庙后，并将每年春正月初九、秋七月十五定为祭祀日，称“宁城庙会”。庙会上人们把汤和的雕像从庙中请出，前呼后拥地沿宁城四门巡游，俗称“抬佛”，附近各地群众也来参拜。现已演变为“汤和民间文化艺术节”。

宁波是否有汤和祠庙？通过网络搜索，得悉：大嵩西城门旁的汤和祠，供奉着大明开国功臣汤和的塑像……由于东南沿海倭寇侵扰频繁，晚年本可享受的他，毅然受命主持谋划抗倭大计，动员征调沿海百万军民修筑工程浩大的卫城、所城，屯兵御敌。出于对汤和一生为人、功德的歌颂和追忆，大嵩人民立祠祭祀，并把他当作大嵩所城和万里海疆的保护神。

网上得来的信息总归不踏实，恰巧有老同学给我寄来一本《瞻岐史略》(宁波出版社，2008

年1月第1版)。其中《大嵩所城志略》一文写道：“土地堂在西门城脚下，旁有汤信国公祠，纪念其建城有功。以上两处俱是小平屋。”去年，我去大嵩竭力寻找，无着。近来请教大嵩文史爱好者，答曰：汤和祠早年有，今无，坐落在北门外土地堂边，而不是“西门城脚下”。

去年到北仑郭巨，登总古山顶，中间见一新修凉亭叫“览城阁”。阁壁中间门上画有汤和肖像，像两侧是汤和生平介绍。门两侧的方字记载了当年汤和登总古山勘察郭巨所城址的情况。我想，以这种形式纪念汤和不比建庙立祠差。

在怀念建卫所的功臣时，也不能忘记另一个人——方鸣谦。据《明史·汤和传》载，倭寇犯海，太祖心中忧虑，便召汤和说：“卿虽已年老，但仍请您尽力为朕做此一行吧。”汤和要求与方鸣谦一起前去。方鸣谦是方国珍的从子，熟悉海防，汤和常探访他，以求抵御倭寇之策。方鸣谦说：“倭寇自海上来，就必须从海上打击他们。可以请求丈量土地，设置防卫基地，在陆地聚集步兵，在海上准备战舰。这样，倭寇便不能侵入，即便他们进入也不能上岸。近海百姓家有四口

者抽一为兵，组成军队戍守海边，便不必烦劳军队。”太祖采纳了他的提议。于是汤和丈量浙西、浙东之地，在沿海设卫所城59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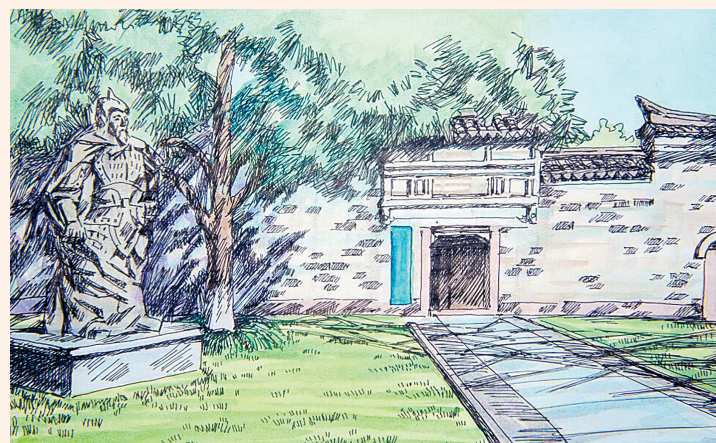
《明史》对方鸣谦的记述不过寥寥几句，其他持之有据的文字也很少，但方鸣谦协助汤和筑卫所却是事实。

杭州湾畔的金山卫，是兵家必争的海防要地，汤和、方鸣谦筑城完毕后，方鸣谦奉命驻守金山卫。据说杭州湾北岸一带的卫所均为方鸣谦筑，他在乍浦筑的是圆城，在柘林筑的是长城，由此民众称方鸣谦为“方圆长”。金山卫设计得特别好，后成为抗倭名卫。

传说中方鸣谦自幼聪明伶俐，习文习武。少年中举，出任水师官。青年时气度非凡，深得方国珍器重，被任命为军中都检点，镇守庆元。后来方鸣谦随方国珍向朱元璋投降，方鸣谦破敌有功，受到汤和赏识。

然而，方鸣谦功高之时，却遭奸人诬陷，就连金山卫筑得好也成了谋反的证据。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锦衣卫抵金山卫城，将方鸣谦押往北门斩首。后朱元璋为其平反，追封为炳灵公。

甬城绘·名人故居



张苍水故居

张苍水故居坐落于中山广场西南侧，为三合院，正厅及外两侧有重楼厢房，西面一座小院是张苍水年轻时读书的书房，故居内辟张苍水史迹陈列。

张苍水，鄞县人，南明儒将、文学家、民族英雄。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他投笔从戎。1658年，其部队遭清军重兵攻击而败。张苍水先后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后被俘。清人礼待功降不从，1664年在杭州就义。宁波百姓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于1936年在改建贡院桥一带马路时，命名张苍水故居所临的马路为“苍水街”。(丁安 绘)